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三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三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 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三一冊目次

經部·春秋類

左傳統箋三十五卷

〔清〕姜希轍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五年刻本

..... 一

春秋家說三卷

〔清〕王夫之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同治四年湘鄉曾國荃金陵刻船山遺書本

..... 三九二

春秋傳註三十六卷提綱一卷

〔清〕嚴啓隆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七年朱彝尊家鈔本

..... 五一七

左傳統箋三十五卷

〔清〕姜希轍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五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左傳統箋

三十五卷》提要

左傳統箋序

春秋三氏之傳皆經翼也。魯孔
子作春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
異說。丘明恐諸弟子各安其意，
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
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二家之
旨傳述不同。秦火之後，左氏寢
爲後出。乃隋唐之際，左學特盛。
近代三尺童子，無胥不言左氏
者矣。然今人之習左氏，則與古

殊古人習之以通經義今人習之以資文筆夫釋經者單辭簡缺義乃不周若但以文焉而已則將握其芙瑾置其小璣吐其山膚味其雋永斯于別擇取舍

序

二

之術未嘗不工故欲引學者而踐盲史之津涯非有所存汰不可且二氏文雖近古嘗自挾其指歸往往條暢之言多于險仄左氏都有斷崖絕阮咫尺之內

恒使軌躅俱窮故箋注之所須尤亟于他傳也假使左氏而僅列其本文學者以意懸解或且失其句讀烏能尋文曉暢領其旨趣哉爰自張蒼賈誼之屬即

序

三

有訓詁時代遼遠寢以湯滅今則問所為服虔鄭衆劉子駿賈景伯許惠卿顏子嚴之說皆無可攷何況前古或曰杜元凱預集諸說而綜其長故名集解有

社注則諸說皆不亡嗣後孔穎達踵事增修至林堯叟而益以大脩咸稱左氏忠臣焉及宋又有魯齋朱申爲之句解釋雖俚俗而劣學得之迎機入會無復

序

四

艱苦之患惜其不諳作者之大較悉舉叙述之篇省曉畢具而啼笑可親者委而棄之獨存論說此于修詞之要則得矣乃事之纖曲略而不詳更何由見其

體象物情工侔造化也哉余復取而益之以脩左氏之極觀而于諸訓詁又芟其蕪穢歸于典則庶幾詳略得所觀者無憾斯以取適于後學非欲與于作述

序

五

之林也

康熙丙辰歲古越姜希轍撰

左傳統箋凡例

一景書前人刪本甚多今俱不循舊蹟獨出新裁凡章法醞藉者悉錄以資誦習其寥寥數語或詞旨澹漠間從節損以逸幼學之心目

一足刻欲宗左氏之文意不在釋經故經文不載但存編年以次先後

一先儒左注劉賈竝轡于前許穎競爽于後杜氏擇此四家折衷同異更得孔穎達疏義而加詳林氏又復補其缺略左傳之義無可復加矣庸齋朱氏句解要不外乎諸儒之說而循文衍義便于幼學今取杜氏孔氏林氏之義而兼收朱氏之辭使讀者間卷洞然不煩苦索而已

一所錄傳文倍于朱氏故于句解所有者以前儒準朱氏于句解所無者以鄙見輔前儒雖集古人之長必從獨見之合

春秋左傳序

晉杜預元凱撰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春秋者魯國史官記事之本有春秋者魯國史官記事之本春秋者魯國史官記事之本記事者法如下文所云以事繫日此日而有此級上之辭言於於以日繫月故以日綴於月以月繫時故以月綴於時以時繫年故以時綴於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紀理年月遠近而故史之所記史官所記分別事之同異也故史之所記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事表顯也首始也故史之所記史官所記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春夏秋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四時不可偏舉故交錯互舉春秋二字以左傳統箋杜序為史記之名蓋言春秋則可周禮有史官兼夏言秋則可見冬也周禮有史官史外史掌邦國四方之事史之官掌邦國四方之事四方之志掌達書名于四方諸侯亦各有國史言上文天子之史至於諸侯大事書之於策策即簡編也諸侯亦各有國史言上文事如經之小事簡牘而已諸侯亦各有國史言上文也孟子曰諸侯各有國史言上文楚謂之檮杌檮杌者四凶無倚匹也楚國之史名晉謂之乘乘車乘也古者賦田日倚杌以記惡為主也晉謂之乘乘車乘也古者賦田日倚杌以記惡為主也乘者以田而魯謂之春秋魯國之史錯舉其實一也三賦為主也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三其各雖異其實為韓宣子適魯韓宣子適魯韓宣子適魯諸侯之史則一也韓宣子適魯韓宣子適魯韓宣子適魯

見易象與魯春秋易象者周易爻象之辭文王作彖辭

曰周禮盡在魯矣春秋尊周公之典以序吾乃今知周

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故見春秋則知周公之德見易

象則知周之所以王也韓子所見序說韓宣子蓋周之舊典禮經

也蓋是周之舊日正周德既衰周自東遷後官失其守

史官失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故不能使春秋衰敗

昭明赴告策書赴告謂告於鄰國也則秦曰赴禍福諸

所記注與夫其他多違舊章赴告記注多與仲尼因魯

史策書成文孔子見春秋多違舊章乃因魯考其真偽

左傳統箋史策書成定之舊文從而修之

考謂校勘也而志其典禮志謂記識也合典法者

上以遵周公之遺制復舊典下以明將來之法使後世

其教之所存謂名教善惡文之所害若文無褒貶以示

教則刊而正之則刊削舊策以示勸戒勸戒則使人使

而自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則皆用舊史之文史有文質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史官紀辭有詳畧文則其辭詳不

必改也既無所害故傳曰引左傳之言以證之此其善

志言春秋之書又曰成公四年非聖人孰能修之言若

人誰能修春秋使成五蓋周公之志傳言善志者蓋周

例也五例詳見下文

仲尼從而明之傳言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孔左丘明受

經於仲尼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孔子嘗稱其耻

韓趙魏滅智伯也序謂左丘明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

受經於孔子而作傳恐未必然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

左氏以為經者聖人所故傳或先經以始事左氏作傳

制是不可刊改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左氏作傳

經為文以始或後經以終義終前經為文以或依經以

辯理或依經之言以或錯經以合異或錯經為文以隨

例而發其例之所重例即五例也此言左氏皆隨經

史遺文春秋多有舊史遺條畧不盡舉則左氏畧之不

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言左氏所以不作傳者以此等

左傳統箋杜序

要領身為國史漢藝文志云左躬覽載籍言左氏躬親

也必廣記而備言之所見既博故春秋所不書其文

緩辭左氏為文其旨遠甚深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

左氏之意欲使學者推原其枝葉先就其文辭之究

其所窮因枝葉而究極優而柔之言左氏富博其文使

自求之使學者自求饜而飮之又精華其大義以使自

趨之使學者自求若江海之浸譬如江海以水深膏澤

之潤如膏澤以雨多之故所潤者博以喻傳之渙然冰

釋故學者之心渙然怡然理順怡然喜悅而然後為得

也。然後學者其發凡以言例。自此以下至一經之通。左傳之中發凡言例如隱公七年九諸侯同盟。皆經國。於是稱盟之類有五十條。皆以九字發明。類例皆經國。之常制。仲尼之經是左氏以意作傳而說。周公之垂。法。其皆經國之常制。故史書之舊章。言周公之垂法。者。本如此。非仲尼之垂法也。史書之舊章。從。作經方制此體也。仲尼從而修之。公垂法史書舊章。從。而修明。以成一經之通體。修而明之。故春秋一經。其微。顯闡幽義成義類者。自此以下至而暢之一節。說新。微而隱之。於經之幽隱者。闡而明。皆據舊例而發義。是。之。所以裁制而成義理之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是。據舊典凡例。指行事以正褒貶。以正春秋之褒貶。諸稱。而起發經義。指行事以正褒貶。以正春秋之褒貶。諸稱。左傳統箋。杜序。

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承上文發義而。左氏作傳有稱書者有稱不書者有稱先書者有皆所。稱故書者有稱不書者有稱不書者有稱先書者有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言此七者之類皆所以起新舊之例。經中之謂之變例。以發凡之類。故知然亦有史所不。大義也。謂之變例。以發凡之類。故知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又有舊史不書正合仲尼之。此蓋春秋。新意。此結上文兩節之意。謂仲尼刪改舊史以成變例。意故傳不言凡。言左氏於春秋新意皆逐曲而暢之也。言左氏逐事發傳者所其經無義例。自此以下至非例。以委曲而通暢其意也。其經無義例。自此以下至非例。者蓋國有大事史必書之。因行事而言。謂此等皆因其。非必皆有褒貶之義例也。因行事而言。謂此等皆因其。

得失之。而傳直言其歸趣而已。則左氏於此事但言。可議者。而傳直言其歸趣而已。則左氏於此事但言。例也。非褒貶。故發傳之體有三。言左氏作傳有三體。發。二也。歸趣。而為例之情有五。言經有此五情。故傳為經。非例三也。而為例之情有五。言經有此五情。故傳為經。詳見。一曰微而顯。此五曰五句。見成公十四年傳。文見。於此。辭之所。而起義在彼。義之所。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綠陵之類是也。引三事以證微而顯之說。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歸姜氏。至自齊。此文。見於此。也。傳釋之曰。稱族尊君命。也。舍族尊夫人也。蓋。叔孫是族氏。僑如是各方其奉君命。而逆女。則君命為。尊故稱叔孫及其與夫人俱還。則夫人為尊。故舍其族。而但稱其各此起義在彼也。倍公十九年經書梁亡。十。四年經書諸侯城綠陵。此文見於此也。傳釋之曰。不書。左傳統箋。杜序。

其至自取之也。又曰。不書其人。有闕也。蓋秦人滅梁而。但書梁亡。所以見取之者。無罪。齊率諸侯城綠陵。而但。有諸侯所以見諸侯之。二曰志而晦。約言以記事。事叙。而文約。言示制。約言記事。以志而晦。約言以記事。事叙。隱也。約言示制。約言記事。以志而晦。約言以記事。事叙。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引此事以證志而晦。公及戎盟于唐。公至自唐。傳例曰。特相會往來。稱地。議。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蓋唐地名也。二也。人共會。則相讓。而莫肯為王。會事不成。故書至自某。地也。三也。國以上共會。則一人為王。會事不成。故書至自某。會而不書其地。故曰參會不地也。宣公七年經曰。公會。齊侯。伐萊。傳例曰。凡師出與謀。日及。不與謀。日會。蓋彼。我共謀。征伐。則以相連。及為文。而書日及。彼不與我謀。不得已。而往。應命。則以相會。合為文。而書日會。故曰與。謀日及也。凡此二者。皆約於一字。以示法。三曰婉而成。制。因此推尋。可知其例。所謂志而晦者也。三曰婉而成。

之傳已無定見隨人遷就故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學
左傳而於其文皆沒而不說既不通曉則皆民而更庸
引公羊穀梁與左氏不合今言左氏者不能研究其旨
乃又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適足以自錯亂也預今所以
爲異杜預自稱其名謂我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左氏
仲尼之經經之條貫貫如木之有條必出於傳以左傳
條貫傳之義例皆有正例總歸諸凡九言何也推變例
以正褒貶若有何無九則傳有變簡二傳而去異端左
氏不解則就三傳而簡用蓋丘明之志也以此立說非
其合義者黜去其異端者杜序

左傳統箋 杜序

左氏之其有疑錯然去古既遠文字當則傳論而闕之
本意也其有疑錯然去古既遠文字當則傳論而闕之
則傳論其可疑之以俟後賢以待後世賢者或然劉子
虞而闕其所不知以俟後賢以待後世賢者或然劉子
駿創通大義劉向之子名歆字子驥漢武帝置五經傳
文解經故曰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後
漢通大義賈景伯父徽字元伯受業於劉歆作春秋條例達
傳父業作左氏傳訓詁許惠卿名淑亦治左氏春秋三
儒之美末有賴子嚴者雖淺近其後又有賴子嚴名春
雖復亦復名家然亦淺近春秋故特舉劉賈許賴之違
杜預以先儒之內四家差長故舉以見同異則議論之
其議論之違異不同者而參攷之以傳本自爲一書杜預
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以經傳異處不便觀覽

乃逐年分析經文各以比其義類凡經之義與傳之義
其傳附于本年之下比其義類凡經之義與傳之義
各隨而解之既解經文名曰經傳集解謂聚集經傳而
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諸例謂不在凡例
地稱號諸第謂世族國譜歷數諸相與爲部以類相從
六十甲子此四者別集爲一書相與爲部以類相從
部一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義例有異同者
釋之以異同之類名曰釋例故以釋例爲名將令學者
觀其所聚所以類聚之意異同之說察其同釋例詳之
也釋例具載已詳學或曰杜預又假設春秋之作孔子
作春秋左傳及穀梁無明文左氏穀梁二傳皆不曾有
之早晚左傳及穀梁無明文左氏穀梁二傳皆不曾有
左傳統箋 杜序

云麟義爲而至於爲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自衛反魯
孔子之作春秋也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自衛反魯
二修春秋說左氏者謂孔子自衛反魯立素王此又問
年之說素王也謂春秋三年文成而致麟立素王此又問
臣之說素王也謂春秋三年文成而致麟立素王此又問
至今爲孔子而至於故知孔子爲素王也丘明爲素臣
孔子修春秋爲素王故知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
丘明傳春秋爲素臣也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
此又問王魯之說何休注公羊傳於隱公元年曰雖王
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此即黜周王
魯之危行言孫危險其行謂黜周而王魯孫順其言以
辟當時之害謂所以言孫者恐危言以得罪故微其文
微而不著隱其義其義隱而不顯凡此公羊經止獲麟
此又問春秋之所止公羊春秋傳而左氏經終孔丘卒
至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而止

左氏春秋傳獲麟之後更不敢問所安言已上四條說皆

有經文至書孔丘卒乃止謂我之所聞

答曰異乎余所聞則異於是仲尼曰文王既沒言文

王既死文者道之英華所以經天緯地

之後文者道之英華所以經天緯地

制作之本意也杜預言孔子制作春秋歎曰鳳鳥不至

大猷時鳳鳥至故以鳥名官孔

子言今世亂鳳鳥不復至矣河不出圖

不復出矣吾已矣夫吾道其不行矣乎蓋傷時王

之政也杜預言孔子傷時王麟鳳五靈

五王者之嘉瑞也言此五靈乃王者

出於衰虛其應是虛其應也而失其歸為人所獲則此

左傳統箋杜序

聖人所以為感也孔子先有制作之意又為

麟之一句者孔子作春秋至西

文成而固所以為終也既因感麟而起所以終於獲麟

之說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或人又問春秋終止於

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周自犬戎之亂平王遷

隱公讓國之賢君也隱公長子而避國

接隱公之初當平王之言乎其位則列國

位為列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

者是其禍若平王能祈天永命

之遺嗣也設使平王能撫養下

命紹開中興又能紹先王之烈隱公能弘宣祖業設使

能大宣乃祖光啟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臣

同心如此則雖遷東周而文武之迹不隊雖非文武而

西周之美政尚可尋求也平王隱公可為而不為故孔

不至廢歷是故因其歷數平王隱公可為而不為故孔

也隱公歷是故因其歷數平王隱公可為而不為故孔

附其行事事於年月之下采周之舊公之

舊典以會成王義一王之大義垂法將來

萬世王者之法也所書之王下書王字即平王也

王也所用之歷王下書即周正也正此正月即建子

月也所謂之公謂經始書公及即魯隱也此公字即指安

左傳統箋杜序

在其黜周而王魯乎書王正月則非是黜周也

有用我者孔子言今世如吾其為東周乎我將與周道

此其義也杜預言春秋之義正欲與周何音

之文此答微其文所以彰往考來言孔子制作春秋之

校方情見乎辭聖人憂世之情發言高則旨遠

意自然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人制

之常非隱之也隱其文義也聖人包周身之防

身方始作之既作之後設使既作方復隱諱以辟患

隱諱以避非所聞也則是聖人素無包身之防于路欬

當時之患非所聞也矣所以異乎吾所聞也

于路欬

使門人爲臣此答其素王素臣之說孔子疾病孔子以

爲欺天孔子曰吾誰欺欺天乎蓋孔子以告老不齒而

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今諸儒乃謂仲尼爲素臣也又非通論

也則是誣孔子以欺天先儒以爲制作三年孔子自衛

反魯便作春秋文成致麟謂春秋之文已成既已妖妄

後三年而獲麟乃致麟出之瑞

其成致麟前未嘗作春秋乃謂又引經以至仲尼卒

又謂獲麟是其所制作不止亦又近誣此說又近

至書孔丘卒以前皆是所修之經亦又近誣此說又近

據公羊經止獲麟春秋之經至西狩獲麟而止而左

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哀公十四年春小邾射以句

左傳統箋杜序

獲麟之後猶是孔子所修之經則小邾射當與庶其黑

射不在其數則引經以至孔故余以爲感麟而作預以

爲孔子四獲麟春秋之作因則文止於所起

有感始作春秋杜預自謂此說比至於反袂

故亦至獲麟之爲得其實杜預自謂此說比至於反袂

試面公羊之說稱吾道窮杜預自謂此說比至於反袂

亦無取焉杜預以爲聖人樂天知命豈復下雷袍

左傳統箋卷之一

會稽姜希微定庵父集注

隱公名息姑魯姬姓國侯爵始封之君周公之

女孟子無子而卒繼室聲子生隱公再娶宋女

仲子爲夫人生桓公惠公棄隱公居長當立以

惠公欲立桓公故迫成父志將以國授之以其

向少故隱公攝位未及傳而遇弑焉在位十有

一年法不

平王宣曰元年已未周爲天子而用魯紀年者以

四十九年春秋魯史故也是歲陳桓公二十三

年杞惠公十年宋穆公七年齊僖公九年秦文公四十

四年晉鄂侯二年楚武王十九年衛桓公十三年蔡宣

公二十八年鄭莊公二年公之生也公室子生於莊公之

十二年餘小國皆不錄公之生也公室子生於莊公之

左傳統箋卷之一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傳凡言初者因此年之事而

得始封之君桓公名友周厲王之宣王之子宣王之弟也申姜

姓周也鄭武公娶申國之女曰武姜者姓姜而謚曰武

也生莊公及共叔段武姜生二子長子莊公也次子名

莊公寤生武姜寐時生莊公以其寢寐而生故名

曰寤生遂惡之武姜因驚遂惡愛共叔段遂愛次子欲

修德故為鄭所滅言叔段不可封於制若欲而既也他邑唯命封於別邑則唯命是聽焉
請京京亦邑名武姜又使居之叔段居於京也謂之
京城大叔號叔段為京城祭仲曰莊公祭制界反也都
城過百雉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此謂京邑也城丈侯伯之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言國之害也言都大而非國則失強幹弱先王之制凡有三等如下文所
云大都不過參國之一大都三分其國之一不中五之一中都五分其國之一過百雉也參七南反
一中都不過六十雉也小九之一小都九分其國之一今京不度今京城過於百雉非制也君將不堪言叔段據有大邑將為鄭

左傳統箋 卷之一 隱公元年 二
國之害莊公 公曰姜氏欲之言請京出於焉辟害以
必不堪也 故雖為國之害何 對曰姜氏何厭之有言武姜愛共叔
所避之辟音避 之猶不 不如早為之所使不得其所宜也無使滋蔓如草
之滋長延蔓難圖也蔓華條不可除向難拔除况君之
寵弟乎何况叔段乃莊公寵愛之弟若公曰多行不義
必自斃斃路也言叔段謀有大邑而子姑待之子稱祭
必且也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已屬也果然叔段
命西北兩邊之邑 公子呂曰諸侯之子為公子鄭國不
堪貳言國家不可使君將若之何今西北二鄙兩屬於
其民兩有所屬 叔段君將何以處之

欲與大叔若若欲以鄭臣請事之則我請事叔若弗與
則請除之無生民心之民當生他心公曰無庸言無
之將自及彼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前兩屬者
已私邑至於原延原延亦邑名子封曰公子呂可矣
言今可厚將得衆言叔段上地廣公曰不義不昵言叔
臣而不義於君為厚將崩將如驕屋之崩壞也大叔
弟而不親於兄厚將崩將如驕屋之崩壞也大叔
完聚叔段乃完其城繕甲兵與兵器具卒乘具備其
車將襲鄭將不測而夫人將啟之夫人武姜也姜木欲
也故將公聞其期莊公密探伺而曰可矣言叔段罪惡
問政之公聞其期莊公密探伺而曰可矣言叔段罪惡
左傳統箋 卷之一 隱公元年 三
討伐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乃命公子呂帥兵車
之矣京邑古者兵車一乘甲京叛大叔段京城之人段入于
土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京叛大叔段京城之人段入于
耶叔段既失衆心乃走公伐諸耶莊公追而大叔出奔
其叔段乃出于耶書曰春秋書法後凡鄭伯克段于耶
段不弟故不言弟段本鄭伯之弟而不善弟段者因段
如二君故曰克克勝也凡此國之君勝彼國之君則書
稱鄭伯譏失教也鄭伯有君之尊有兄之親力能教民
之故書鄭伯譏失教而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段實出奔而以克為文不書出奔者遂寘姜氏于城穎
明鄭伯志在于段段難言其奔也

愛其母施及莊公遂能感發莊公詩曰詩大雅既醉篇孝子不
匱孝子之心篤於愛親無窮匱也永錫爾類又能以已之孝感君之其
是之謂乎言考叔之孝足以當是詩之所謂也詩人之詩皆不與說詩者同特取其大意耳後凡引詩書皆依此
恩按左氏此篇始叙鄭武娶申至叔段奔共忽入春秋書法以立斷案乃再叙置母城賴而出考叔調停
母子之法又以君子曰斷之叙事議論相錯雜而行遂為千古作文之法後如司馬遷班固唐宋諸能文之家
往往倣之至其春秋立斷難之也以後忽入遂置姜氏干城賴一語直接徑下斬然無迹此
左氏文筆之妙學者不可不知也

三年辛酉是歲周平王崩于林立是為桓王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此亦推原其事之所由始也卿士執政之官詩序所謂父

左傳統箋卷之一 隱公三年

子重為周司王貳于號號西號也姬姓公爵始封之君
侯者是也號叔王季之子也時號公亦仕
王朝平王欲分政於號公不專任鄭伯也鄭伯怨王此鄭伯指莊公也
無之平王紿曰故周鄭交質平王恐莊公不信故交質
王于狐為質於鄭平王以其子名狐鄭公子忽為質於
周莊公以其子名忽者為質王崩至此年而周人將舁號公政周人
平王本意乃負約而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祭足
仲也溫周邑名四月麥熟莊公怒周秋又取成周之禾
人員約使祭仲統帥兵師奪而取之秋禾熟鄭又奪而
成周頑民所遷處即今洛陽縣也其秋禾熟鄭又奪而
取之按杜注則以周正言之四月夏正之二月秋乃
夏正之夏麥禾俱未熟乘其未熟周鄭交惡周鄭自此
而芟踐之以泄忿耳二說備考

也君子曰信不由中言周鄭之誠信實無益也雖各以

之有益明想而行明則此心相知想則不責其所要之以

禮而又以禮文彼雖無有質誰能問之問去苟有明信

潤溪沼沚之毛山夾水曰潤水注川曰澤方池曰沼

紫蓋藻之菜生於潤溪沼沚可以為菜者蓋音溫筐信

錡釜之器方曰筐圓曰釜皆無足曰潢汗行潦之

水潢汗停水也可薦於鬼神薦薄祭也言有明信則微

可羞於王公羞進也言有明信則雖微而况君子結二

國之信行之以禮而禮以信為之本又焉用質何必以子

左傳統箋卷之一 隱公三年 六

風有采葉采蘋召南國風有此二詩雅有行葦洞酌大

有行葦之詩取忠厚為義又有洞昭忠信也此四詩者

酌之詩取可共祭祀為義洞音迥昭忠信也明有忠信

之行雖薄物亦可用也魯齊朱氏曰周天子鄭諸侯

左氏不當並稱周鄭又不當曰結二國之信周亦不當

與侯國交質東萊博議辯之詳矣

宋穆公疾君微子封之庶兄也穆公名和召大司馬孔

父而屬殤公焉殤公名與宜公之子也屬謂付托於

曰此下是屬先君舍與口而立寡人先君謂宣公也

口宣公于當立宜公以穆公為寡人弗敢忘不敬忘先

賢故不立其子而特立穆公焉寡人弗敢忘不敬忘先

君之若以大夫之靈言仗其威靈得保首領以沒保全

德

首領而善先君若問與口我於地下與宜公相見宜其

將何辭以對以對答先公也請于奉之我今所以請汝

為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亦有辭以告先君對

曰羣臣願奉馮也臣願奉馮以為君不願立與口也馮

音公曰不可穆公言不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

棄德不讓設使我自棄其德是廢先君之舉也先君舉

賢之豈曰能賢足以稱賢光昭先君之令德言我能讓

昭先君讓國可不務乎其可舍此吾子其無廢先君之

功先君以舉賢弗功吾子孔父能承我使公子馮出居

左傳統箋卷之一 隱公三年 七

于鄭既立與口故出其宋穆公卒此年八月殤公即位

口立與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謂宣公知殤公立

殤公不立子其子饗之子不夫享有宋國也命以義夫

義者宜也言宜公遜商頌曰殷之俊故引之殷受命

咸宜詩意言商湯武百祿是荷百祿也荷上聲其是之

謂乎言宣公命以義能使其子終有宋國合此詩之義

穆公遜國于殤公而使之受其身然則何百祿是荷之有

乎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斯言當

矣殤公遜國在成公二年愚按有商一代弟承兄祚

者此比而是史還本紀可考而商未嘗以此致亂豈商

道近古父子兄弟之倫無分厚薄而為人君者不必私

其所出斯大道之公耶自傳子之說定而讓國諸賢如